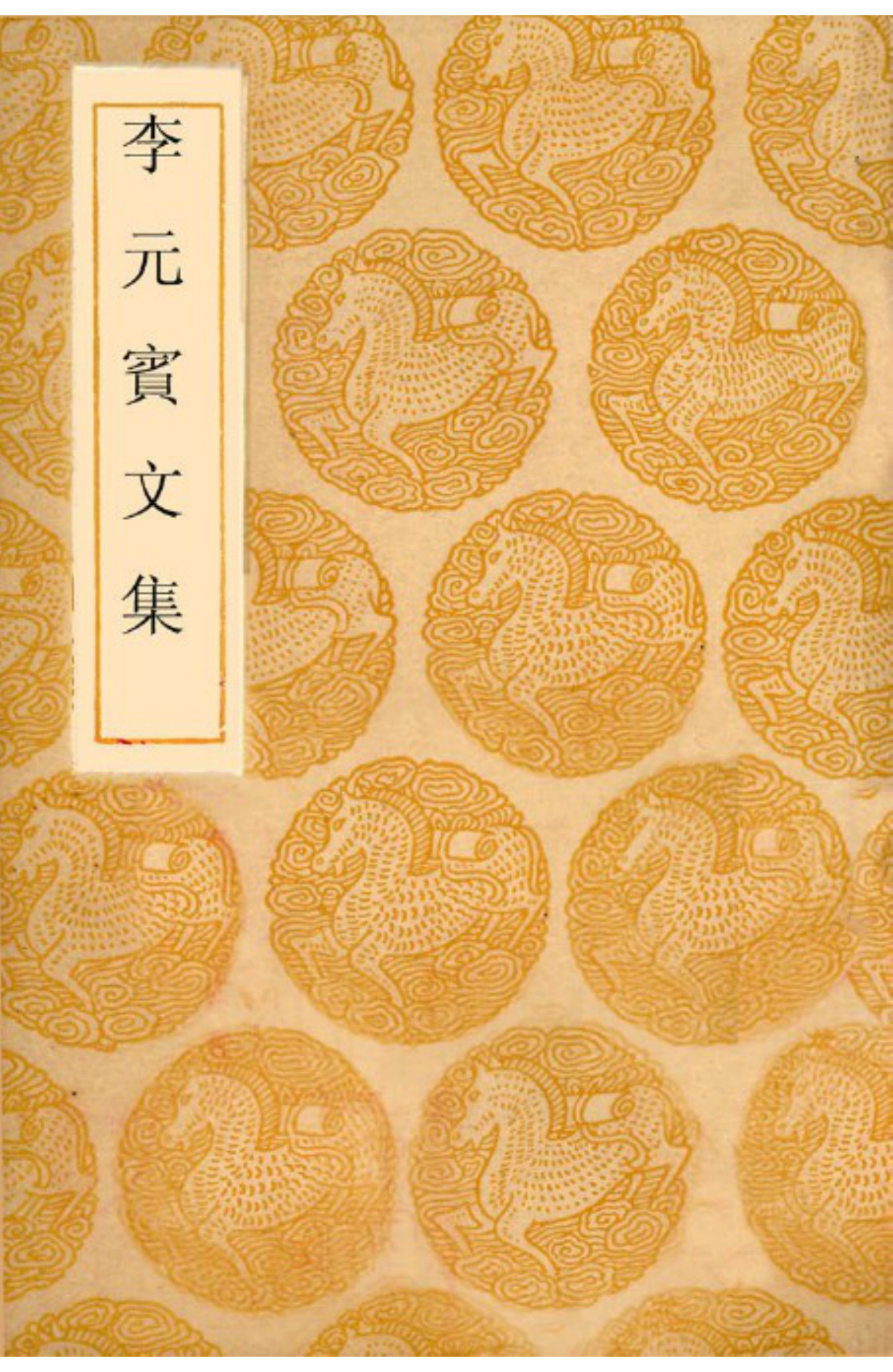



李元賓文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元寶文集

李觀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粵雅
堂叢書及畿輔叢書皆收有此
書畿輔取粵雅本加以校訂故
據畿輔本排印

李元賓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工。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謂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何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高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漢明帝後，文體寢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陳、隋，媮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遺文於漢上，惜其或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五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李元賓文集序

唐承六朝之後，文體綺縟，茅靡波流。昌黎韓愈慨然有志於復古，起而大振之，一洗陳隋故態。當時李元賓觀文高當世，行出古人。昌黎嘗亟稱之，故名與韓相埒。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在歐陽詹、皇甫湜、李翱諸公下。迺年未三十而遽凋謝。昌黎所爲銘其墓而怒焉以悲也。世經兵燹，遺文零落。陸希聲得其文二十九篇，析爲三卷，序而傳之。宋慶曆中，章惇又得十四篇於蜀人趙昂，通爲五卷，並詩四首。上王侍御書，晁錯論二篇舊闕。自宋以來，著錄者僅此而已。嘉慶歲次乙亥，膺校勘唐文之役，分得李元賓集，爰取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是正文字。於五卷之外，又得六篇。及趙昂所闕二篇，合之爲卷凡六，共得文四十九篇。於是元賓之文，裒然大備。余生古人後，猶能掇拾殘賸於千百年若存若亡之際，謂非斯文之厚幸歟。嘉慶歲次戊寅春二月十五日，江都秦恩復識於享帚精舍。

李元賓文集目錄

卷一

郊天頌

斬白蛇劍贊

項籍碑銘并序

趙壹碑并序

周苛碑并序

大夫種銘并序

古受降城銘并序

東渭橋銘并序

故人墓誌并序

妄動箴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卷二

謁夫子廟文

哀吾邱子文

弔監察御史韓弁沒蕃文

涇州王將軍文

周穆王八駿圖序

說新雨

交難

東還賦

苦雨賦

授衣賦

卷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貽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與吏部奚員外書

與右司趙員外書

與膳部陳員外書

上陸相公書

上賈僕射書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右三卷 唐吳郡陸希聲輯

卷四

安邊書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與房武支使書

上杭州房使君書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與張宇侍御書

代蘇上蘇州韋使君書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卷五

請修太學書

貽先輩孟簡書

報弟兌書

邠甯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贈馮宿以下詩四首附

宿裴友書齋

御溝新柳

貞元八年宏詞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

右二卷 宋蜀人趙昂輯名曰外編

卷六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通儒道說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弔漢武帝文并序

高宗夢得說賦

鈞天樂賦

帖經日上侍郎書

晁錯論

右一卷 國朝江都秦恩復輯名曰續編

李元賓文集卷一

唐 趙州李 觀著

郊天頌

郊祭古先之重禮。復古之令主。惟郊非我無以暢明祀。惟我非郊無以踵三五。於是睿言下詠曰。爾庸我謀。謀協不違。官乃交修。居天之陽。崛起虛邱。於斯時也。歲在子。月在子。日短之宵。漏未盡。而皇帝翼翼告祀於邱之上。先一日法駕致齋於邱之下。天地之神會於無間。陰陽之祇立於寂寥。以觀我之儀。以歆我之饗。八方之靈。各以位焉。祥光促明。和氣解嚴。石無觸雲。木無絡風。獻羞飫神。烘燎歷天。神下於蓋。高樂作於無聲。昂昂巍巍。大繇之英。洋溢乎帝心。肸蠁乎萬靈。是用報盛德於上。申洪緒於後。爲茂世之績。紹允之程也。羣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以象爲子。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爲父。父不有其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父不有其仁。莫富於生物之遂。元哉二者之爲德。與變化而終始。溥湛恩於崇朝。焯懿式於永年。蔑堯於華封。小舜於泰山。遠斯懷。邇斯安。兆人從龍。一人下觀。其文昭昭。其武桓桓。實歌者可歌。實言者可言。斯文也有以見聖理。願書之不刊。一本云。斯文不作。大漢之封草書。皇唐之史官。

斬白蛇劍贊

吁。審厥劍在昔天地之靈器也。而莫我敢知。漢皇得之初。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爲乎。何乃出而逢經。

綸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升赤龍於雲。然後安繹騷乎荒屯。作之臣。作之君。豐雄倜儻。若斯之不測邪。亮惟天地革而大人用。靈器化成。肆能前人而謀先鬼。而靈託三尺之質。扶堪輿之傾。非楚金工之能名。天討聖作也。寶乎哉。夫周之衰也。天子孤。外臣強。而不有用之者。時不可匡也。周之末也。天下哀惘。磔爲七雄。而不能有一作獲之者。人不足與也。秦皇帝鯨鯢羣豪。噓嗑六合。而不得寶之者。德不足終也。逮秦上瀆於神。下毒於民。人神興妖。上下軋秦。是劍將翼大人而運天下也。宜其如虎貔。如蛟螭。或嘯在谷。或飛在涯。故漢皇卒然攘袂而得之。於是杖一作仗之而行。響一作響之而威。日月照臨。星辰發揮。楚之以負。秦之以危。是日月天地之靈器。所以羸項授之。倒持哉。後代寶之。歷中興。魏晉以還。無德於民。靈器不能久安。張茂先見飛而去。或以爲龍。於是絕矣。有知言者非之曰。夫人事有窮。神物無方。曷知非得於此。失於彼。漢皇所以昌。齊宋梁魏所以亡也。然數國者。享年不長。其劍亟去。卻猶三代之鼎。九州之險。不可以昏亂而守。況窮化極靈。而隱見計之乎。然苟以至神推之。則未嘗遺於聖人矣。繇是黃帝得之。誅蚩尤。周武得之。誅一作戮殷受。一作辛漢得之。而斬白蛇。唐得之。而革隋亂。則是器也。神而應用。用靡王非刑刑之謂也。其惟聖人而已。

項籍碑銘并序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書。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

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一本有於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挺一作仗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人。一本無枹鼓於舟中。吁嗟乎。無人誰禦乎羣凶。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雄雌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抵秦關。怒漢先。一作公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於神州。幅裂於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爲一作而王天下。是以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璧之敗。太公困。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陵之役。撓其師。長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綫。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飄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遊。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尙能合從亡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鶴邱陵。足罔不蹙。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從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而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

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一本有者字，受一作授仁，不然，何鴻門阡而復持，成皋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矣。一作受，牧人一本有者字，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下之歌，取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姬孱而絕，嬴暴而滅，九陽鬱結，九州脆脆，必生聖哲，以起滅絕。惟漢自豐，惟項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泊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於野。

趙壹碑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叔，出漢靈帝之世，慨然卓異，士之傑者。負才不檢，細行爲州里所擯，陷刑，將寘其死。幸友爲脫，遂作窮鳥賦，以方已欲，傷哉元叔之志。與世齟齬，蓋天厚其善，不厚其命。然天不有曰，常與善人，元叔之善，其與安在？天之不惠，自回憲及壹三矣。當日頽風凋，理道盛，德殞衰，俗始振，二祖之業未借，三代之季，雖燕臣灑泣，億庶呻痛，而貪宦詭進，拏攫王度，殆非天欲眷先亂之兆也。元叔以故，數有哀刺之作，酌其所趣，亦猶詩人有采芘甫田之什也。憂心不偶，而沒無所譽，乃衣褐應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袁逢，長揖而言，音形琅琅，袁深器之，操袂延升，指謂座人曰：漢陽趙元叔，由是名聞於時。有羊陟一作者，尹河南，能撥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司徒，訪陟，以爲主人，將出所懷以動之。會陟猶寢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

曰。僕高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藏窮達之誠。君豈當然。陟乃眷而禮之。特奇其賢。明日盛騎造元叔坐。陟於柴車高譚極。因曰。良寶不剖。必泣血以相予。於是羊與袁唱聲薦元叔於王庭。雖名烜於京師。而祿竟不登。尋復漢陽道。經宏農太守。皇甫規時之大賢。元叔候之。關不即通。乃怒不留。規追謝責己。長逝不顧。深居篤靜。累辟不副。沈亦快疾。乃終。吁有不世之器。有三公之遇。不能奮振寥廓。騰陵清浮。元叔之命。不易問也。觀飲元叔之德聲。而怨其運不并。乃序而銘曰。吁嗟元叔兮。出處轆軻。鄉人無良兮。惡我賤我。我不辰兮。棄置罹禍。天何授我兮。於我獨頗。嫉時之敗兮。憂道不可。褰衣恨懷兮。以遊大人。秀而不實兮。空莠此身。覆覽前載兮。恨君遺塵。乃銘於石兮。希名不泯。

周苛碑并序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新阨睢水之圍。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并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麟。一作鸞。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爾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頸。一作傾。爾死無日矣。且

嬴一作秦政反道。殲裂一作滅六國。天人含怒。噍類不留。今爾之業不足。武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鷙。與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悲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己。怒聲如虎。一作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冀於不朽者。在乎立節。在乎顯主。一作節立節在不朽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宏演內肝。不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死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龍戰未分。崩雷泄雲。雷崩雲泄。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之烈。參一作繫史之闕。

大夫種銘并序

嗚呼。種知吳之可以取。知越之可以強。而不知身之進退存亡。沈吟躊躇。以至於非辜。哀哉。斯繇瀆德。離披。衰世難維。故獨正者不足以鎮邪。獨信者不足以塞疑。夫周公孔子聖人也。尚有彼婦之歌。鴟鵂之詩。矧乎其下人乎。然齊桓公終任管夷吾。晉文公不疑五臣。數子者。竟能挈五伯之器。加二君之身。臣無所反側。君無所短長。下冠列國。上尊時王。惟齊晉之區區。行何道而臻斯偉歟。殆非二君能推心於數子。俾數子得不失進退存亡者乎。使非句踐既舉全吳。乃援霸圖建國之雄。付種之能。必將南略海垠。而率百蠻。北合諸侯。而朝中原。提雄一作控吳越之邦。接跡一作踵桓文之勳。則句踐爲霸君。種爲霸臣。必矣。何尚乎。

浮洞庭，去故國，爲天下之旅人哉。嘗用種之謀，若有之，思越人之力，尙剋之。苟天不永，越年越亦不愛種。賢越不能卹其允種，是以誅其身，噫！范生之書未釋於手，越王之劍已承其咽，哀哉！且會稽之羞，非越復，惟大夫之復，大夫之死，誠長頸背義，亦大夫之非智，哀哉！詢種之名，不登於三仁，求種之墳，不在於九原，勒石以備脫簡，終古以慰枉魂。銘曰：

姑蘇之仇，敵國旣亡，大夫何哉，不知其去，只知其來，子胥至忠，不信於吳，鷓夷知幾，浩然乘桴，君胡役役，謀國遺軀，或曰不然，吉凶相資，不有覆車，孰懲爲臣，不有泛舟，孰爲濟人，道無全功，用有屈伸，冥然陳力，得於開卷，神能感我，髣髴如面，往者之悔，來者之憲，志於元石，將懋將唁。

古一作漢受降城銘并序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威懷，有漢孝武焉。祖作之，父述之，而已因其資，皇哉鑠乎，猶可以頌其餘。昔孔子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然孝武亦庶而儔之。始乎高皇勤功，功階乎天，累聖重光，光燭乎泉，解殷之羅，要民以輕刑，沃秦之焚，以起民於焦，原故國無困民，民無異心，孝武卽旣安之朝，而得安其安，馭無爲之民，而得爲其爲，遊心大中，而陋八區，旁目不庭，而叱九軍，詔大司馬曰：王師有征，其禮若何？大司馬歷級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也。征乃可服，柔服以德，所謂善征不戰，善戰不陳，聖人不易之道也。帝曰：吁！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之，故龜鼎用遷，乃出元宮，登皇車，驚六龍，建九旒，人馬駢駟，戎車擊軻，非六月之

師異瑤池之遊。雲撓雷厲。風行川浮。震震雄雄。一作繼繼而入於苦寒之陬。胡有高臺。登臺而觀兵。兵不血鋒。築城而受降。閫絕垠而爲墉。徑空磧而作防。然後回鳴鳶。飾中權。飲至廟庭。勒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恢紀經。壯乎哉。而難斷之。嘗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殫師遠征。窮徼成城。害元元之生。黷明明之靈。蓋在義以討。仁以擾。虞舜以之歸。有苗。姬發以之合。孟津。秦乃反之。民共愁辛。孝武何哉。復踵是焉。重難畜之民。城無用之夷。脫內不勤。而外安足保之。不其危歟。夫四極之裔。日月所薄。獲其土。不可以豐財。俘其人。不可以化遷。而王者必綏之。欲其知所尊。而不思亂華。何必征而降之。降而城之。若然者。三方之夷皆可降。而城何獨一陲。此所謂反無外。傷無私。不可爲後王之規。愚忝學古。敢陳銘云。

天長匪民。蒼蒼有北。窮兵之弊。播德之克。武皇以兵。而不以德。聚師萬甲。懸磬一作磬。四國男悲。遠征女泣。夜織。死生其苦。木石其力。古無降城。胡一作乃重傷。城不可轉。夷居無常。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後有黑山。黑山自高。堙塹屍委。崩榛烏號。居者匪居。勞者荐勞。我思古人。疾首用搔。

東渭橋銘并序

七年冬十有一月。觀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闕渭之清。駭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因以識之。曰。天地不有大孰見其小。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渭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赤龍夭矯。車者知一作戶。舟者知一作。微石成五色。天可補缺。木從繩直。地可梁絕。天地之險。舟梁之說。乃曰因人興。不因人輟。鞭

石既勞，架壘更危。去危背勞，人莫之知。塗擁近郊，棟準絕涯。功成不爭，道合其離。我去京矣，六府四維。不見鈞璜，不遭墜履。牽牛獨在，飛鶴雙起。表其千年，塗歸一指。故物有時行，功有時止。琢珉川上，日月終始。

故人墓銘并序

觀有倍年之交朱巨源，以某時疾終於舊鄉之居。昨得鄰之書云：君子亡言於茲息焉。高風陵夷，弱子童昏，有殯在阡，無子及門，去矣不還。惟君之思，其子產乎？其神農乎？昔子產友子皮，子皮死，子產痛哭曰：吾無爲善矣。神農初少也，學於老龍吉，龍吉死，神農擁衿而前，無哀於懷曰：夫生之處形，形必極，必生而傾，未若反其極而全其真，而生不形，而形不生，其真隱以彰，其道運而行。今若是，夫蒙何疚焉？吁，余嘗異之。古人有言：上聖忘情，下不及情，而中得之。聖人動與天回，靜與地甯，不死不生，死生者，蹈道之紀，率性之始。不及者止，禮文其外，樂質其理，大欲節而中庸立。小人反而君子至，若予也。下則過之，中則庶幾乎，乃用情爲嘯嘻。巨源之先亡，吳之遺民十餘代，而臻其身，其節貞，其行敦，始未患時，仁人器之，復無良媒，一得謗在繯，予嘗衣其寒，食其饑，及明其非，巨源由是相得，而予未敢尸之。終謂足食者晚進，志薄者後合，頽顏不相，五十當貴，若何關一作倏，而與物皆化，出處之失安，溫溼之構患，巫不斲，醫不痊，不爾者，巨源何然是幽無神，高無天，故前壽莊跖，而後殲巨源，按禮經哭友於寢門外，予旅西土，不知所哭，素軒助紼，時慮弗及，遂託東人之歸者，以誌銘一篇，令寘於棺右，詞曰：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侔今。周旋二人。久用欽欽。素書東來。告君之亡。不履而步。不言而傷。琴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顧無贖焉。松爲薪。壘爲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妄動箴

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終違其時。顧道非遠。妄動則遠。道以處我。我孰能反。利往則施。無庸則卷。合我一作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飄飄。無恆流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人有誠性。動牽於妄。妄亦斯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頤人心。如環無端。食其遊詞。與一作共叔自殘。劉殲英韓。楚滅子干。五者實妄。不妄必完。妄由動生。動以妄奸。能以義勝。動歸乎安。晉文教戰。一戰民悅。句踐泣仇。再戰仇雪。知機不殆。妄動斯折。二國尙然。况一夫節。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觀開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紀綱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爲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其一作今來亦三紀於茲。古者所謂出連城守。今則大者或數十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得長。理不得逾。猶川之有防。戶之有樞。其繫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人。謀以濟美。佐以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苟其人。久一作尤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盛府也。國之虛盈。於是乎在。

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游童。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冤囚。疑似得昭。糾紛得甯。四方翕然。藉甚於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容。民不涓良。吏不廉清。無日無之。公乘輅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州之人。爲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德美矜人。一作人德化變儉人。如春之和。吳下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如公之作者。一作公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知李公之攸宜哉。一作從姪觀拜命而書。媿爲公差。一作媿公之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李元賓文集卷二

謁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一本有日字正辭爲絜，執絜爲奠，恪以上。一本有焉字桓撥之十有三祀，秋七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士得之，以保世祿，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人神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以敬矣，孰可舍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乎，於是再拜而起，回旋一作而觀，章施足徵，象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猷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瀟漫者

乎。若一作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皇王一作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諡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於戲。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一作唐帝。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能新。降康下民。負有烈光。訖無聞然。小子仲仲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哀吾邱子文

古之道窮者。接輿則歌。吾邱子則哭。哭者年志俱謝。怨不容於世。歌者聲迹可晦。不趨當世之機也。一木取。趣上有欲。字。機作譏。然吾邱子古之窮人也。哀莫至焉。仲尼方適於營邱。遇於塗。衣無裾。冠無綏。不言於人人。亦不自言。吐梗茹酸。號於草莽之間。涕交於頤。墮而成泉。聲薄於巍巍。一斷一聯。鳥爲之相鳴。雲爲之不飛。負者息。遊者感。仲尼亦倚一作倚。蓋而一作爲之。心惻。顧門人之辨者。往訊而唁之。吾邱子撒涕而言曰。太古之先。又有宰者。聚五行之秀氣。以爲人。鑲五常之大端。以爲心。人者所以靈於萬物者也。故生必有依。心者所以履於百行者也。故立必有從。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君親之間。必有交遊。非其親孝無所宜。非其君忠無所稱。非有交遊無所成其身。三者人皆遂之。則魯曾參。衛史魚。齊管夷吾。皆其遂者也。子獨負之。天年復衰。是故哭而哀。然哭一作哀之中有三殺焉。始者志於四方。希有一朝之榮。爲父母昆弟之懼。遊罷乃旋。而父母之墳已乾。今思而哭之。與不養之子同。中仕諸侯之朝。君無德而兵侵。今思而哭之。與

亡國之臣同。後忠孝之閒。天下不聞其臣子。子恥而後交。今思而哭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而行。三者既虧。而予一本無生非生。行可一作何行也。汨然自沈。與波而東。東流交一作窮。至於悲一作。今風言於黔婁。柳下惠必爲之感激。言於伯陽。留缺必爲之末通。觀所以作哀吾邱子文。務勸人之中庸。

弔監察御史韓弇沒蕃文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墀於邊。一作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閒。以戎人心爲心。戎乘我不虞。而昧受一作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之爲擒。其幾一作命歟。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往往一作承承湮沈。或曰死矣。怒如是切。傷歌者之心。或曰死矣。下。一作切。傷之。絕國浩浩。窮西極濱。一作天強胡居一作君之。犬視狴狴。一作斷斷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遣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一作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必一作心由中阻。君初奉役。咫尺一作意氣西道。白珪之貺。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卽於事。不能盡奇。從軍之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阡危。羣羌鬢髻。坐刃我師。倉卒關忽。一作堪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生一作擒之悲。一作實死者夾谷之會。不聞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野。一作

其望君申弔亦憫古嫌字又所項切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涇州王將軍文

有涇人告我曰虜侵涇州去城六十里涇軍陷圍固無藩籬脫無走飛有王將軍雖實涇帥別戍而來奮少擊衆提挈一作急赴危身先其兵兵後其私張旗爲風伐鼓爲雷風雷之威壯哉鼓旗全涇軍如雲迴破虜陣如山開然後創痛還奔戎醜殘摧將軍猶殺敵不窮駭怒疾馳遂沒於沙埃吁少卿生降蘇武老歸竇憲出師曷如將軍之亡哉主上聞之贈官汾州賞則厚矣我竊悲焉悲賞出死後用失生前天下之有用不得聞故多敗沒上之報賞死而加之利爲空名繇是將軍之倫何嘗勸焉涇州之師何嘗保焉苟聖人用人一如將軍斧鉞之雄征鎮之類則將軍無僨屍涇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惜昔兵微用卑以至於是焉嗚呼傷哉。

周穆王八駿圖序

予嘗聞周穆王八駿之說迺今獲覽厥圖雄凌趨騰彪虎文螭之流并馬名也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飛黃腰烏白兔一作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御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不足照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符一作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西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云崑崙山

去中國三萬里。一本無崑崙山三字。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歟。何古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於梁隋。至於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一本有書字。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矣。有異者。不必否矣。或慮觀之者味。故乃爲序以表焉。

說新雨

雨不戾止。距冬迄春。下土嗷嗷。怨歸青旻。天視能審。哀民之甚。民號上訴。憂穀不稔。天初不言。民益凜凜。歲四月中。旱炎熾熾。飛土奪日。遊氛溢空。或車或徒。心務不同。爲害痛者。不惟在農。居無幾何。天乃憑怒。察民無愆。下洗其訴。陰祇告露。陽曜當措。騰龍汨浪。其寐初寤。排六合而上飛。倒百川而下注。懸流浩浩。靈怪相刺。迅雷竊發。兮。狂電交蒸。聲驕網軸。兮。氣攝日月。惠於魯而巫尪止焚。溢於河而夸父不蹙。雨始未作。大人貶食。乃雨旣垂。謂君何力。君茲事帝。帝報之德。雨旣油油。兆民不識。大田芸芸。溉渠脈分。關中之人。負鍤成雲。伊農趨時。如項伐秦。天澤汪濊。與人不仁。穆穆天子。綴旒高視。旱天方霽。王國如綺。南山峩峩。橫碧千里。八元挺立。相與而議。昔湯之旱。堯之水。一則九年。一則七祀。力何不勩。禱何不至。浮天赤地。罔不畏死。今純陽微升。膏澤洪被。於我后之德。與堯湯百倍。斷可知矣。時有不肖。泣玉於象魏之下。而竊聞之。敢不誌爾。

交難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爲恥。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鏗鏘一作龍吟。元雲遂興。六合爲陰。碧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歛焉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契不祕。可久之契。先古稱制。一作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朴摧頽。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喪其自然。積有一億。當作年人增險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末流濺濺。潰我素源。源無清流。棄沈逐浮。詐一作色自伐。僞心相求。睚眦竭歡。未竟成仇。一日銷落。速於溲秋。朝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柏。千尋無倚。直天而生。高干斗牛。下睨羣植。匪堪與侔。何者爲交。窮達不與。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產作惠。不相爲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人則無。石父解縛於齊相。知罄負慙於賈夫。賈夫信微。其可及乎。一本無賈夫信知我則友。何微之拘。古人奉交。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憫就辱。激昂自堅。及夫據兵而坐。勢不相果。一作必白刃可追。赤心乃攜。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嘻戲。交之難兮。以利苟合。忿深咆哮。予常戒之。不妄語交。矧今之人兮。寶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蠅蝻。若沒者可振。予願言與鄰。驂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友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憂辛。

東還賦

我思西來兮，猶前日之未賒。歲迴復兮，倏歷五稔如一息歟。咄嗟我道甚直兮，志甚迂。若陟景之無所，涉川之無涯。今雖非乎乘車而輟除道，亦庶乎執笏而還家。我之家兮，逼江湄而臨海澨。其地則古有吳王，夫差十代之風兮，但傳乎稽古數畝之宅兮，不樹乎桑麻親之慈兮，兄之友與弟之悌，常澣衣而非食，吾安得以夫役役此還之爲華。乃命僕以誥朝而必上道，問何有，則曰始來之寶刀經笥，其外則毫末而無加。於是乃出國門而東，驚乃賦其言曰：東還兮，直書吾意而罔差。風蒼茫兮，候入八月，灞上之日西南斜。城中之人或持酒肉以送我，覩夫車馳馬顛兮，無非別者之爲邪。繇是酒不飲兮，肉不御，咸回回兮，一泣而歌。苟天下之人兮，離合之若此，矧吾高堂爲念之謂何。乃三肅而行，順彼長道，忘自東西之相遐。

苦雨賦

帝何爲乎何譎，歲何爲乎何祥。水何爲乎競火，陰何爲乎乘陽。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則反矣。所謂合德者，變化合其序，所謂合明者，進退合其常。今則反矣。夫君德行乎下，天德行乎上，行乎上者下合，行乎下者上讓。今世則反矣。謂之合德則非應，謂之合明則迷嚮。豈大人之德有時而不合，天地之德有時而用罔。堯之代九州淪胥，湯之代天下焚如。彼二者，帝矣王矣，其有所不合者乎。蓋所以天道遠，人道邇，不可以知約，不可以知窮。已乎。客曰：非也。夫堯之德合天以仁，天合亦以仁。夫湯之德合天以時，而天合亦以時。故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湯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堯所以爲帝，湯所以

爲王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子誣聖人。吾不取矣。由是之堯水。堯民不悲。湯之旱。湯民不餓。故誌曰。聖人在上。雹不爲災。其是之謂乎。子何陋矣。曰。噫。吾聞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人君之知也。又聞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時予之辜。人君之仁也。今霖雨彌月。莫覩天符。雨陰氣也。陰疑於陽。必戰。其水乎。其兵乎。下民有不獲者乎。予豈若商之患利。農之憂苗而已乎。誠有已念也。夫堯之水。而人不悲者。舜禹稷契之在朝也。夫湯之旱。而民不饑者。伊尹仲虺之爲臣也。雖是八年之水。賢乎三季。七年之旱。賢乎二世。所謂有德者災非其咎。無德者吾見其無災而爲害也。故神降於莘。虢之災也。熒惑守心。宋之祥也。二國者厥猶然也。堯湯之德。孰曰不動天地乎。

授衣賦

窮秋之月。寒露既降。陽精既衰。陰氣初壯。川流清迴。天宇寥曠。觸物易悲。幽懷難狀。於時元鳥已逝。白駒迅奔。枯木盡落。愁雲正昏。於是輕裘公子。長纓王孫。隕如雨之涕。驚離憂之魂。絕朱炎之盛夏。想冰紈之微溫。匪一腋之克成。償千金之一作靡論。則有征人之戍。遊客遠道。蕭條萬里。葉下如埽。展轉百年。志何能保。織絺未搗。一作華髮先老。責頹光之不駐。歎涼吹之云早。繫帛書於勁翮。秣戰馬於征草。蘭闥少婦。瑤琴徐擊。散涼風於幽幔。流皓月於遙夕。生不工於機杼。意頗妙於刀尺。忘其圍帶。付以疇昔。青泥密封。紅牋淚滴。庶因夢寐。遂達行役。則有如賢非賢。烈心愾然。茹菜郊墟。被褐不全。方覩飛礫振野。遊氛翳天。

海上斷鴈，林間獨蟬，使我踟躕不進，捫心自憐。忽遇翰林大夫，揚眉奮鬚。叱僕問曰：幾年業儒，衣不完縷。體無肌膚，豈不爲連塞雌伏。邈邈守株，今欲邀之以同袍。策之以並驅。審將焉如。僕謂曰：追之未行，節曷可渝。請竢天命，汝無我虞。

李元賓文集卷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觀在朝無近屬。常路無至親。藉父兄之慶餘。篤信義以立志。雲雨未泰。其節彌固。才命非厚。欲強不能。哀鳴吳坂之側。翹思魏闕之下。自絕絃。知音遂稀。今之王公大人。朱其門。肅其衛。見貴要子弟。則缺前席。見貧約等輩。則不容曳裾。何嘗覺非相效爲善。且士有才與藝而不北入洛。西入秦。終棄之矣。觀嘗言向同道。勉而速行。昨日遂有白衣少年掉臂而往。連牆數子。祖離於吳閭門外。忽見巨舫齊軸。危旌卷流。一作橫於古河。周以翠幕。因詢路人曰。處州使君移病屆此。曾歷京尹。瑯琊大夫。觀曩固聞矣。乃屏息而走。趨還陋居。寫誠於紙。持以上謁。伏惟十叔使君覽之。十叔典縉雲之日。美聲溢海內。佳話滿人口。開閣延士。如水赴壑。財無積寶。賓至如歸。時觀寓於浙右。卽欲馳造。反覆而念。薄言介懷。何者。十叔之門。芝蘭競茂。後臭味。恐不蒙植。是一也。又以十叔之客。諛媚而進。觀爲性愚訐。慮有詭勝之禍。是二也。又慮十叔所重。以權勢所受。以論屬。脫若轆軻。祈益得損。是三也。又畏十叔重屣羅襪。而不獲俯仰。取人以貌。而不遭遴選。是四也。故躊躇而止。卻入圭竇。尋聞表以辭疾。詔以養閑。觀慙失其計。慷慨內責。初謂鷲足既劣。龍步難追。若何歧路之隅。霄漢觸目。深冀榮及於弱植。渥流於本根。則照乘之末。九里一作之

浸潤。十叔巖廊英幹。府藏珍器。孤秀不雜。增瀾無涯。常披腹心。不隱胸臆。道之偶矣。人咸附之。觀名雖未。彰日用捧慰。願備滄埽。不知曷如。闕見天下弊事。尤要刪革。以十叔令望。方宜擅之。豈可逡巡也。世閒嗤彼曠職。不知是行也將何所之。詣朝廷乎。遊山水乎。朝廷正納諫。山水不足樂。十叔早覲皇上。無滋淹滯。執政渴賢。不致一作亦勤久。觀久負百丈氣表。五車筆鋒。而困於艱饑。不克奮發。坐被愁役。動爲病侵。勞生未安。壯歲能幾。每藿食不飽。窮居若醒。不知蒼蒼天可階而問。十叔異日得用鴻恩庇之。斐然成章。以代木訥。庶降憐惠。許無缺一戰惶。觀再拜。

貽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觀羈旅之人也。運會未合。汲汲不暇。無由缺一謁王公。令望瞻仰已久。公之政理。自以何如。枉直之閒。孰可苟且。觀非在位。敢有所論。論之是非。卽一作仰由執事。願傾耳目。少尋鄙談。夫朝廷憲章。懸之柱史。一郡綱目。非君而誰。錄事參軍者。所以兼弱攻昧。奉上肅下。衆司之重器。外劇之利權。揣量得失。操舉疑滯。使閭閻息其訟。封略播其美。一曹一局。淒然涼風。無小無大。煦若春景。事均勞逸。人緘怨讟。則齧肥乘駿。不有覲作。誠此作者之展用也。孰可俯同散吏。屈比庸材。上官之政不能佐。下寮之事不能達。令願言者吞舌。欲視者俛眉。立貽伊戚。坐受流議。竊所惡之。且公之明幹。少與爲侔。威亦震矣。要且奇迹。尙隱芳聲。未聞不度疎頑。遙託札牘。萬一相通。終無恨焉。前此邑貳朱利。見多年遠客。非累削官。公豈不悉。微祿未畢。

沈疴殆絕。公豈不知此生真木人石心得及今日。側聞州將撫之甚厚。言與津致事猶陵阻。觀與朱生胡越之聞耳。但念同類。非私朋好。一作用字猶祁奚爲言。朱博代認。以彼方此。今猶昔也。且朱生有三寸之喙。近百中之手。交必盡節義。能捐軀。才名之人。多與爲友。嘗見此生見說。區區慕公。公之尺書。編次盈握。動息寤寐。著之衿懷。仍謂觀曰。王公奇士。豈不憐我。因覽公翰墨。測公深淺。公眷朱生。豈不親密。未審執事。竟將如何。嗚呼。噓噓。此生抱屈心破。積憂頭白。泣盡垂血。慟餘失聲。意不可盡之於文。言不可窮之於筆。如觀之拙。何能具陳。且公位當其要。刃有餘地。不察舉冤塞。周贍困窮。使移理就人。植德歸己。此亦公之所職。誰曰不然。嗟乎。忍使一人龍鍾無託。濩落至死。而素餐之輩。怡怡自安。觀輒爲拊髀長歎。且於執事。其能快乎。嘗聞刺史委公利害。納公可否。朱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有拙書。致於專城。論朱生之事。使投公狂簡。驚遽啓言。缺一字不畢志。志亦可見。何能盡言。言雖不嘉。慎勿貽辱。觀再拜。

與吏部奚員外書

觀天授之器。而不授之辨。是以每拜於前。若不能言。及還旅居。嘗懷所恨。亦欲默已。懼未知之。一作知之故申愚淺。望加省覽。觀之心與天下之心異。其所務亦異。觀小子。方讀書學古。受嚴師心訓。屬文勵志。缺一字可久之譽。年二十六七之側。始合遊人間。求隨武子。郭林宗之儔。以爲行媒。豈畏鳴不驚人。舉不戾天者乎。今天下之人。則不然。或學止膚受。或文得泛濫。有崔盧之姓。缺一字親戚。有酒肉之賓。結一作費給往還。依倚

而得得罷便已。是與人之異也。又言所務亦異者。如觀之務。非爲己也。有親而貧。旨養不充。僑處江介。無素基業。所以冀願速途薄名寸祿。以給晨夕之膳也。而今之人。所慕未必爲貧若孝行。但欲身上有片光耳。是所務亦異也。十丈試凝意察之。其事豈不然也。觀之舅與十丈日與相善。古人之分也。始命觀曰。吾有故人某光大威重。人之傑者。必能倜儻成爾。況爾我之甥。觀虔拜舅之言。比伏下風。知非不深也。禮拜不厚也。倜儻之分。未之有得。不以觀形甚么麼。文不穎脫。恐言之爲有累耶。近者竊審高義。愈見其志。何者。十丈賞常人文與觀之文同。所賞常人之情與觀之情同。而觀獨務刻鶴當作鶴之末。希有因驥之力。亦何異弋者守空罟。行路喜遺契哉。噫。嘻哉。是命屯歟。時屯歟。文屯歟。如三者必有一未泰。不爾。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乎。今甚病者。莫若羈旅。曷有帝城之下。薪如桂。米如瓊。僕人不長三四尺。而儻瘦驢以求食。有時不食人畜。聞日曛黑未還。則令憂駭。一日不爲。則便失淪。第五倫靈臺中。靈輒翳桑下。不甚於此。觀寄國子監時。又聞舉子其艱苦憔悴者。雖有鏗錡其才。不如鬻肥躍駿足黨與者。雖無所長。得之必駛。觀是以益憂之。加復入此月。夏草盡綠。朔風之情起。白華之戀切。無衣之累嘆。偏在遙夕。倚廬之永念。頻入愁夢。乃旣明發。氣淚嗚咽。十丈得不惕然視之。而忍高觀於營營之子。夫營營之子者。觸目千萬。待觀其閒。將何望焉。昨者有放歌行一篇。擬動李令公微數金之恩。不知宰相貴盛。出處有節。堵門之事。不可復跡。俛仰吟惋。未知見由。邂逅不動。亦虛棄也。今去舉已促甚。自激發其有未知已者。大可畏也。俾未知之。

有聞非十丈誰哉。鵬飛九萬，一日未易料耳。觀長跪聽命。

與右司趙員外書

羊舌大夫謂謾明曰：子不言，吾幾失子矣。仲尼又云：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則知士不得不言，言不得不文。然言之不失，行之能遠，在員外也。不在不佞。至於心與時事，固不可不奉達。員外亦當一一詳悉，無脫略也。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雄心。及茲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量，謂可以取天下之名。遂以去歲三月，賓來咸陽。一日，舍逆旅主人，仰見帝居，雙闕入雲，顧身仿佯若遊塵，止於五岳之高。二之日，持無似之文，干有名者數公，望其刮目以鑒真，作致身之椎輪。客去門掩，然以寥寂無言。三日，飛廉始春，春官解褐，試士於司存。觀亦捧手蹠足而濕，其不羣於伍。四之日，灼有明文曰：我采不渝，爾則懷珉。既如是矣，則有故舊者，置酒一榼而歡飲之，以得失相安。然常人有情，亦不免悵焉。由是天球減價而喪色，鑲鏘不寶而奪銳。減價者卻委以櫝中，不寶者未倚於天外。仄聞員外，好人有奇者，故緘二物以代謁。斯二物者，非好奇君子，則不足以爲託。然猶慮其未甚悅，故復重述耳。今之人學文，一變訛俗，始於宋員外，而下及嚴祕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爲經，呀呷盛稱，可嘆乎。然世人之庸，而擬議於數公，其猶人與牛馬也。以觀視數公，則皆師延之餘音。況能愛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觀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會羣弊而鼓五音，曷知其由來哉。方今座主，五百年之閒出者，觀三千里之賤士耳。座主有至公，而觀無聞焉。

非觀獨恥之。而員外恥之。何者。使誠無可聞而望一作有聞。欲速之過也。使有可聞。蔽賢之過也。員外必澄神洗機。而鏡其是非無黨。欲速與蔽賢二者之理。謹留短書於宅。並詩三十首。尋拜高風。以聆員外之玉音。觀幸甚。

與膳部陳員外書

文之難言也久矣。是使爲文者紛綸。無人察其否臧焉。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開。荆璆無價。瓊珎有輝。仰惟執事坐而相之。得不然乎。當今朝廷洪雅尙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聽命於有司。有司於是乃以詞賦瑣能而軌度之。聲稱叢聞而舉擢之。謬矣哉。失在茲乎。原夫先作之立軌度者。懼常才之不及也。非罪其過也。抑亦有良材茂器。或所不識也。博聲稱者。有司之至公也。亦至私也。且聲稱之始。十九黨與。已乃惑之。識不自勝。襲私載公。是至私也。設有一人乘語未終而難觀曰。軌度以考其能。違之者。子何病。聲稱所以尋其實也。無之者。子何病。則曰。俞哉。非願去軌度。塞聲稱。二者誠仕進之嚮也。蓋欲有司之留視於軌度之外者。綏聽於聲稱之遺者。勿以人之好惡奪己之精理也。何者。慮良治之巧。無消冰之術。鑛錙之銳。無補履之用。而因投棄爲代所笑耳。是說也。得不近之哉。實所未言於人。常用叩之執事耳。觀長於江湖之鄉。學於仁義之書。微有志義。仍近直方。不苟與人。亟於自求。從學兩年。屑屑焉人之未聞。名之未成。進取無嘉謨。環向多窮愁。視形如陋。視文如愚。憤之用勞。罔之攸安。欲如之何。執

事文章之儲，文詞之師，扶微削訛，可以厚名，殫鑿靜衷，可以辨文，觀也。於焉捧卷如歸，言莫卒微，不知慄競，觀再拜。

上陸相公書

觀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爲幸也，不敢忘也。今者東還拜親，卽不得以起居執事者，將何以申大賢小人邈矣之閒，乃致其悽悽戀戀之心也。於是乃屏窮處之中，集常念之言，修辭謁之書，其一所以發揚狂愚，昭宣緝熙，其二所以遇知託分，原始要終，胡敢空言濫譎左右。一作濫說，以譎左右說。傳曰：言，身之文也。文在乎身，非言不見也。言爲善召應，蔑有遠近也。伏惟內之，觀於相國門人也。相國於觀師道也，門人得請於師道，師道得訓於門人，古之典也。是仲尼門人七十子之徒，皎皎如也。申申如也。觀誠至愚，不能膚敏，然頗常思古今治亂，邦家大體，生民之難，君臣之際，以爲意也。豈徒焦氣力，勞形神，潤飾言詞，以自賢，且相國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固亦章句待之耳。繇是越石父不言，齊相曷繇加命，韓信不言，滕公曷繇奇之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內之也。觀幼養於親，長敬於家，非良朋善友，寢明寢昌之道也。然天之與識，蓋忝文翰，先生之書，其見有圖功植節，周旋忠毅，信誼生死，患難之閒，或翺翔倜儻，瑰名烈行，不變者，則甘心願之。其餘深言一作旨，微文，則萬未知一家貧無以自成，性顓不樂他能，灼如也。不得已乃拜親而來，無一金之資，五尺之童，莫與合者，飄無處所，鬱乎而懷，浩乎而思，是亦多爲風聞所訕，不聞雷同所稱。

時之來也。而獲遇相公之權衡文場。博哉其度。堅哉其口。不以譽就。不以毀搖。既事之時。亦盡一時之良矣。而觀特爲推擇。起離曖昧。居置昭晰。翕乎下流。以干時而思也。無異起白骨。出黃泉之惠不純大也。此所以言其幸也。不敢忘也。及其罷也。卽思歸還。供養庭闈。俛仰淹留。復以逾時。乃應選科。不自計量。幸去衣褐爲吏。於公益用。感遇之無窮也。而貴益重。賤益輕。故無易由言也。莫開說也。比者數與其得造左右。溫顏而愉。匪及論議。意者以其駑庸不足言也。是日以念之。月以思之。時以疑之。不自己也。當其進時。旣不以言而以言者。所謂干議也。當其退時。旣不以問而以問者。所謂犯貴也。下懼二者之爲尤。上無一言之可談。如此則下之思慮塞矣。上之聞見褊矣。觀於左右悠矣。古者有詢於芻蕘。有不恥下問。經垂厥文。不亦懿乎。今者將有所陳。幾贊謀猷。先陳爲容。倘蒙降鑒。觀惶怖。幸甚幸甚。觀聞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本是。故能若天之時。迪地之利。輯人之和。以平天下。以育羣生。以祇一作禮祀天地宗廟之神。夫言通天下之志者。卽生民庶物。哀樂零茂。無非知也。夫言成天下之務者。動作云爲。開利除害。無非務也。夫言不疾而速者。君之號令也。夫言不行而至者。君之德澤也。苟德澤加。號令信。利開而害除。民悅而物遂。則天下有幾欲至矣。安得不曰神乎。不曰幾乎。不曰深乎。然是者。曷由臻也。誠在理運。遭明主。明主遭賢臣。賢臣舉善人而官之。乃能。今相國旣輔容主持政。廟堂當仁天下。則用何而相聖人之道。用何而成天下之務。伏欲聞其言而頌其實也。噫。夫惟宰相之

官陰陽之鑄治。天下之樞轄。賢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人之所宜坐也。故不可以序進而久升也。董仲舒雖未久。不害爲輔佐。繇是相國立身以來。不二十年。踐乎諸生。興乎三公。鼓動天化。鉤深含靈。茂實歲。蕤榮聲洋溢。烝民之詩曰。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一人有命。仲山甫將之。猗歟。實相國之謂歟。相國何以承之哉。切惟三年於茲。天下亦無大不治。民亦無大不安。陰陽亦無大不和。而議者竊不能云。曾不討其本。而思其中。斯皆好言鄙夫。且人君內設公卿大夫。理內也。外建方岳侯伯。理外也。內外之官。各得其理。今議者則不然。觀一職之乖。則曰宰相。聞一郡之災。則曰宰相。聽一民之咨。則曰宰相。苟如此而求。仲虺。巫咸。不能無過也。然議雖非。不可不察也。天下之人。理難求也。執事但求人之要。而不求天下之理。則非也。夫天下之人。不可盡勝。執事者。耳目之至也。當在用人而理也。用人而亂也。故昔漢用張敞。召信臣。文翁。則理也。用東廣。字缺一則亂也。然則有刺史案其治亂。隨而陟降。三代以還。有考績之典。今則闕然無取。州郡者。或連歲而來。逾紀而去。惡不加懲。善不加勸。害民者滋深。利民者不立。和氣爲仁。沴氣爲災。人傷憂苦。則和氣不興。沴氣升至。虧損陰陽。結積水旱。牧守非人之故。所生也。一人不修。一境罹災。十人不修。十境罹災。修者寡。不修者衆。則沴氣多。和氣寡。凡天下幾十境。而不溥邪近者。天下往往水災。是其徵也。今或不能率復三代。與漢舊典。何不選舉公良。分郡按察。邦伯牧長。責其親臨。及其風俗。以勸以懲。又漢朝每策舉髦俊賢良之士。吏事成。通儒書。問以治亂。求以災祥。處之民上。試之臧否。國

家曠之。殆殊急賢。吁。黔首之上。必有欺吏。白屋之間。必有純人。字。二不用。務奚以成。天下之人。必共而安之。天下之務必共而成之。任有作職。是謂不朗。忌而不求。是謂害賢。宰相職也。在明二端。昨者盧賈二公。同升台鼎。天下謂賢。相公薦賢。莫不欣欣。偉乎稷契。暨乎十臣。且出自門下。永懷懽謠。惶怖。幸甚。幸甚。竊惟前後相府。多相繼踵。咸遺要道。罔思經綸。前化蕭何。後法曹參。何多誤也。天下之敗。則緣是乎。又漢有何武。薛宣爲相時。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公。又申屠嘉傳曰。嘉死後。皆以列侯繼踵。齷齪廉謹。爲丞相備員。而不能明發功名。宣帝時。上日親萬機。考核名實。而魏邴之徒。總衆職以稱上心。陳平對高祖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前史載之。必謂相國常所留意邪。觀念今人君。循理有類。漢宣而相公亦宜舉魏邴之長。班固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邴有聲。是時黜陟有序。公卿稱位。禮讓興行。觀樂覽漢宣之代。二賢之理。一作制。故以言於執事者。竊惟朝廷用人。大若未盡。艱虞已來。百司不綱。事或流末。官備職虛。多不厲已。有能倍於官。有用寡於職。有亟見於除。有久不得遷。夫用不及職。則職廢。官減於能。則能怨。亟除長躁競。久不遷者。傷偏頗。則缺一字。侯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或不然也。或聞天后故事。百官去位。展轉相舉。稽狀一作代。用人。莫有苟知。逮開元際。多有賢良。皆曩之遺舉。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庶可法也。可期理安。或有謂相國曰。時之無人也。此甚不可聽也。誠用之未當。令驥捕鼠。則何由得也。以劍補履。則無由剋也。責燕雀以六翮之用。則何由致也。用之

信用物且靡遺。況天下之士行道甚難也。逢時不易也。行道甚難也。而天下之士不以此時遇相國。而相國不以此時得天下之士。則千秋不可復期。嘉會不可再來。盛德不可久持。故昔人曰。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明其士無時無特達也。猶馬無時無千里者也。甚可思也。伏惟勿忽之也。雖然。大略在官人。其次偃兵。語曰。天下安。注意於相。今四海八方注意於相國之時。故不敢復以兵問大君子也。小生伏辭。無加拜跪。今則無端陳利說害。相國之明。曷不至也。天下之能。曷不畢也。以爲狂愚。厥惟闕也。以爲庶幾。厥惟詳也。以有容德乃大。斯之謂也。感戀於門。出涕屏營。觀惶越再拜。

上賈僕射書

觀江東一布衣耳。客遊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而無特達之操。藉甚之名。固不當以干王侯大人。言天下之事也。然竊聞閣下光大含宏。博采兼覽。隕然淵乎。焯鑠今古。言仁義。則天下莫不宗之。道權謀。則天下莫不先之。若禮智忠信溫良易簡之德。天下莫不稱焉。誠哉閣下。生人之傑者也。若閣下憂國忘家。安人缺一君。宏道遺物。與時不爭。則天下一人而已。誠哉閣下。戴盛名。負盛德者也。然閣下於藩之事。則既聞之矣。來朝之事。則如何哉。陳何利宜。以補天下。進何計謀。以光朝廷。閣下此來。其有意乎。不然。何人望之不淺也。今天下不爲不安矣。朝廷不爲不盛矣。君臣不爲不和矣。運命不爲不樂矣。是知將諫者難以一作其說。將計者難以一作其詞。自非方伯元侯及三公純仁碩德之臣。從容對敷。終朝移時。則何能發其深慮。

規其長圖於人君哉。今天下所務所勞所費者，在邊在兵在食也。爲憂也，爲患也，弗可弗慮。思之於危，則無所及已。知謀始固終，斯爲時也。且夫守邊要在乎兵，所以養兵要在乎財，所以生財要在乎民，所以養民要在乎政。然則政爲民之命，民爲財之資，財爲兵之府，兵爲邊之守，其相藉如此之大也。其可忽邪？閣下之至以來，亦常與人君語及此乎？不可不思也。何者？以閣下方鎮大臣，入覲於王，上下勤望，思有所助也。今則罔聞，卽以已乎？伏惟閣下慮之。且今軍食重務，安危至道，君臣計謀，天下性命，惟居大官享大祿之臣所得共之也。閣下豈不謀哉？夫貧賤固陋之士，尙日夜齊咨，思有所計，則閣下去就，豈容易哉？今底寧東方，屬在閣下，朝廷去就，則已明矣。伏惟閣下必有所計而後已也。孰敢不幸甚。觀方欲進謁旌麾，申露心款，厥路無由，且懼未察，輒先以短書藉以爲便。若有可嘉，庶垂引遇，企踵窮居，伏俟還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觀辭遠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心，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於北，或遊於南。秋夏逍遙，途極還東，業不增舊，文不加新。將往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疎。執事方擅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擬議，無閒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觀之在天下，竊竊哉。然觀嘗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邇之人，以觀爲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蕩乎。誠敢望邪。誠不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己者，而上薦之執事，以恃知德之深也。常用爲

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宏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雄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導之輩，流於觀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子之文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爲黨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蓋以慕舉爾所知，遺其友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爲文，如適所陳，爲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塗之，未若觀之愚也。嘗示處分，維摩詰贊，初若不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上或可觀。

李元賓文集卷四

安邊書上宰相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中華之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貉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物之智，元黃冥成之心者乎？故一無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記薄伐之師，殆繇鴻鬯一作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醴，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警警，至於逆三靈，培生人，元元蝸蟻，魁傑駿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殷，一作負材之雄，隘函夏，鮮黎庶，一作將郭窮荒而寓不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而功患相儔，一作詘慮殫，兵老費仍，於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罄，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榷酤六畜之租，與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乎？矧乃乘秋之虜，常存討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維皇唐操璿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猗我右陲，儒之策曰和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擄，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俘，太宗元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

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刃故一作失傳。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吟。一作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光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且。一作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尊。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若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而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法宮。左右進佞。一作退。焉得知安邊之事。一作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日一作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聞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寇窺。民未居而囚拘。彎弓者卻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一作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尙平。欲戎之可卻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量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

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嫉無功。虜不得候折膠。一作相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一作得用周漢之策。範孫子之謀哉。又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嬪。一作嫁。實國家思往年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烝報且數。貪憚無侈。一作厭。而主上年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誼。難一作復。探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爲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臣。一作使。不可以日臨穹廡。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侔。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卽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於茲。汗令一作命。於斯者。皆巖廊之亟。屢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遠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倫。俾委輅輸貲。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觀再拜。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開氣。性識沖厚。體貌魁岸。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綿歷。一作遊。內蘊一本有研精茹木。歷載三紀。雖形存方內。而神泊。太素。天機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拍肩。先生以至德三載。東脩一作身。制度。配住茲觀。巋然端居。煙霞排空。松桂滿目。抗出塵之想。乘超世之操。無何。大厯之初。綠林狂寇。作禍斯邑。居人萬戶。冰裂瓦解。曝骸骨於郊野。注膏血於邱壑。桃源化爲戰地。羽客修以蓬轉。先生乃披霓裳。缺一字。丹訣。將適南岳。塗經鄱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帝王之股肱。澄波一作澄。萬頃。壁立千仞。先生於是植杖以請謁。一見而斂衽。再見而倒屣。忘言相契。率一作志。意偶合。

於時先生跡

法一作

播南楚聲動八郡故江左連帥路嗣恭其人寥廓之勁詡銛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

武表前代雖受年不永可與三傑並驚復雅重黃白一作尊崇虛無始聞先生望風委質先訊以簡札後

聘以車乘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一作如是未幾路公歸朝先生汎若不繫之舟亦厭凡境大厯十三

年旋此舊跡未盈數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略盡所止堂宇荆棘生焉闕其儀像塵埃磨滅寒葉一作

墜於灌木山鬼聚於叢薄先生頓足而四顧攬涕而興歎惜馳驚一作於過隙念往事於餘燼乃假村

丁壯勦力芟翦枝一作築頽址墻除崩榛構長廡以柯一作漆飾危殿以纈素激引元旨招攜道流先生

乃於其觀西南隅獨立高堂智者與議良工操斤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墾磽确以植靈草撥崢嶸以樹修

竹苔駁行徑風吟步虛巖生夏雪林散秋色先生方據梧清嘯煮茗留客且我所貴者隱隱所貴者道道

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既一作是幽處得非仙府不必瀛洲方丈乃爲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真依真以養

生瀟灑無事機沖淡無威容高談能離堅放意能了空噫嘻老莊之微言先生決之如扣鐘人閒榮位與

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一作或所與過者其唯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

昔元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垂五十載億庶輯睦四夷亦甯一本有自後一本有多故皇帝厭食二教稍弭兵符

競趨深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柢羣生之雨露使匹夫取舍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

竊悲大塊勞我以聲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登先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與共有臨壁抽思旌

善人某年月日記

與房武支使書

支使職佐方面。公才絕倫。其分所部來督屬郡。必以傷二千石將去。新股肱守未至。而應慮編黎失業。欺吏得伺便。是以中司據案輟食。賈支使餘勇。俾威之德之。支使下車。人以之安。奸心欲萌者。若烈風捲危葉。惇獨無告者。譬枯轍沃膏雨。闔境不擾。殆將晏如。問公之秩。則屈於馮郎。觀公之政。則優於杜母。然倘翼一舉。誰能料其高下哉。觀靜居養晦。束髮初冠。累受郡薦。不隨計偕。直以無親於權右。寡譽於鄉曲。陸行闕徒御。長邁匱資用。每西顧而笑。知難入身。徘徊斂歌。罔自酸念。嘗聞古聖欲濟先濟物。欲達先達人。卞和再刖足而不去。欲濟物也。禽息一碎首而不惜。思達人也。側見昨者此州舉人陳昌言。朱公薦戴察。並以才獲送。而不果往。或以親老而惜養。或以家貧而莫進。相會而議。不知所安。羣吟動風。聚泣成沼。況秋節轉厲。羈心益雄。恨天下丈夫不可投刺。碌碌之類。雖投奚爲。惟公秉干將之利。挺荆楚之秀。方釣名之日。亢得路之地。觀輒欲遂君子之美。張小人之謀。其陳昌言等。執事誠有微重味於膳夫。抽月俸於公府。實數子之囊。備二京之糧。則公之德聲。日播千里。魯衛之客。爭趨其門。亦可謂委能於聖朝。豈止殺身而已矣。言用與不用。公其度之。不然。則言之於有司。取我王稅。量其豐省。贍其所須。亦足明非常人有非常之事。將白於連帥。固亦惟命。相時而制變。亦惟命。昔漢武帝詔郡國貢士。縣次給食。此明天子也。灌仲

孺好禮敬賤士。推拔下輩。此賢大夫也。公能收納任懇。則善不可加。問之數子。乃釋鹽車之患也。公若輕財惜施。輕士不卹。使觀之言如水投石。則行垂涕。唯唯而退。言公輕財惜施者。若公府之積粟腐貫朽。曾不賑窮貸乏。而多爲典牘小吏。狗鼠薦蠶。鮮不千百。豈不輕財惜施歟。又言輕士不卹者。則陳朱戴者。銳力詞翰。腹歎翅折。不能達黜。而執事高視蔑有救心。豈非輕士不卹歟。且公波瀾在裏。深淺未卜。先設以與奪。願答否臧。嗟夫。當春正植以桃李。卒歲然後念一作松柏。公留意而圖之。觀攝衽而長跪。

上杭州房使君書

觀白衣之王臣也。育於天人間二十年矣。膽薄不敢以干大人。頭方不足以扇知己。以此而食。誠愧之哉。而聞使君德宏列郡。名截區宇。翕歸人望。轟動朝聽。灌注我元造。昭蘇我蒼生。實宜居中。作舟匡上。調鼎千乘之任。未周其用。君子之議。以爲屈焉。觀稟疎狷之性。執廓大之志。而不能與羣俗爭狎。獨兀爾憔悴。固事亦無可談。然渠所論。不過物之貴賤。利之豐省。相斥工拙。相旌是非。乃令慷慨之人。有霸王之略。而不得語。反見疵瑕耳。嘗以天下如使君者未乏。如觀者不少。聊且收涕於衽。束臂置胸。庶幾於鷓鴣不遽歌龍蛇也。使君令聞熙洽。穆如清風。家鍾其祚。天契其一作秩。人莫得而涯之。竊窺使君善美雙著。其善也。在乎制事。中度立政。有要吏不慢局。獄無撓刑。斬前守之苛弊。若嗇夫之去草。能於是。民頌之曰。雖有饑饉。必遇豐年。大盜旣去。我公來臻。斯使君之善也。其美也。在乎雅量汪洋。神機貞明。蓄山之靈。洞人之

情。鑒有所臨。細無遁形。麗藻之振。其音鏗鏗。斯使君之美也。使君頃在幕府。及統留後事。禦卒競勸。疲民惠和。敏見洽聞。高謝朋伍。不然者。何得奮於戎佐。而一舉趾跨上二千石歟。嗚呼。海內同軌。四方萬餘里。出使君之境。誰獲小康。非使君之民。罕霑大賚。郊邑騷屑。人胡疇依。豈不爲歲時薦之以水旱。官長墜之於塗炭。觀甚不佞。猶知痛之。雄飛丈夫。豈止嘆息。傳云。自非聖人。內甯必有外憂。今主上非不聖。但輔相有闕也。以觀庸意。倘挺使君於廊廟。則中人以上不爲。非中人以下遠惡矣。今特遣處民之上。利身而不利國。在朝之右。諛媚不直。緣邊之寇。蜂起爲螫賊。觀誠守貧窶。無卜式裨國之利。身復多病。無終軍繫虜之力。但怒發撫脾。氣如騰雲。苟未獲謀。何命之劇。終固當曳履見天子。借劍趨相門。盡養民治國之計。逐倚法尸祿之吏。使衛青重揖客。孔子畏後生。使君輾轉覽此書。觀非寓言也。觀將適於越。途經貴州。無何遇疾。不獲俯謁。迫以月盡於紀。道賒其程。衣衾素單。糧糗條罄。惟有塵鏡委匣。韋編在囊。滄洲目前。風水相駭。默默長顧。便堪酸心。艱勤於下邑。悽斷於易水。使君知否。知否。念茲在茲。蒼黃寫言。兢懼待命。有觸忌諱。願開含宏。月日觀再拜。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觀潔身履缺一字一作立行師古。臨事不惑。見危必進。乘此數節。時人罕知。伏惟良寶匿瑕。明鑒含垢。暫留頃刻。少納蕝蕘。遂厥愚懇。死而無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鬢衰颯。

若遣憂能傷性。此人殆不全。一作久。生孤禽孺子。相向嗚咽。智井壞窳。共之淒涼。觀雖非比齒。稍與同道。往往目覩。感之酸然。常恨莫能爲計。無所施力。使有穀帛。當能賑之。此生亦人倫之落落。士林之楚楚。代習禮樂。宿傳衣纓。乃祖乃父。亦有拾青拖紫。三徵五辟者也。生家亡早孤。年壯方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徽班不達。直道來累。人不哀者。諒惟誰。一作誰。有心觀與此生。非有半而故素。一夕優狎。非有斗筲之惠。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爲言。昔荆軻徇燕丹之急。聶政答嚴遂之顧。載籍不朽。以爲美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今之所論。有異於此。況觀輒以翩翩賤質。曾爲使君翦拂。瓌瓌薄伎。復忝使君眄睐。寄家樂土。日聞盛事。竊見信有所未洽。恩有所未周。安敢坐同碌碌。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量。深其懷。使儒衣之士。復罄心腹。幸甚幸甚。觀早窺墳典。見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設六條之政。所以察刑獄。詢爭訟。褒善懲惡。恤勞勸分。是以名彰王府。勳潤史筆。豈可備員已矣。尸祿悠哉。故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載。田疇始闢。桑柘初拱。人識廉恥。邑無逋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最。雖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侯旣沒。惡爲絕倒。獨有南冠。朱利見氣。沖牛斗閒。使君嚴如雷電。慈如太陽。何不修慎終之德。解懸絕之命。使仲由之諾不墜。長孺之灰更然。則流芳一時。垂範千載。且此人窮窶於原黔。汚辱於韓范。恹惶於蔡澤。憔悴於屈平。整冠而綏斷。斂衽而肘露。猶矻矻耽學。依依固窮。常戴使君殊造。對孤枕流涕。日者有故壽昌沈尉周行之末。識量非常。知事有廢興。人有速泰。承使君咳唾。拯此人溝壑。朱生不幸。沈子云亡。

顧茲塵昧。可爲悲想。夫處大官者。威貴能斷。權尙從宜。綸釣淹滯。簪墀譏謔。卽言者得盡意。疑者獲自明。使君垂彤襜。佩朱紱。丈夫之雄也。凡所措舍。豈不易哉。朱利見餘負。亦可以爲力。敢望周旋不棄。特達庇之。是所望也。頃聞歙州長史羅士詹。亦朱利見同類。當時刺史劉公獨降大惠。羅士詹不盈一稔。旋踵西歸。利見當時幽繫。曾不側息。莫非羅生與倜儻之士會。朱生受肅殺之氣偏。嗟夫三尺之童子。爲之悵悵。恨恨。且宇內所注。淪濫官。其中有附跡權門。處陰勢路。則官遣得雪。祿多免收。有損朋黨之私。挾貞介之操。則繫銅至弊。名器被誣。豈不爲主上無及溜之臣。羣小得鼓刀自割也。觀士梗微物。竊所不幸。英雄之人。曷以爲意。曩聞孔璋薦表。代李北海死。曠古之後。先王所嘉。觀誠驚怯。恆羨高躅。執事之議。欲將何如。使君不疾爾臧否。則朱生索於枯魚之肆矣。嘗見古人持危救傾。率克有益。使君豈不知此子不爲食騷之士。盜裘之夫人。不易知。知人則哲。伏惟審之。然此人年五十。鬱有詞藻。義必致命。性頗輕財。乃俠少年之流也。居官直而簡。與友信而敬。乃百古人之次也。蕭蕭健筆。喋喋利鬚。環坐之先也。凡今之人。惡直醜正。入門自媚。邪道苟容。故有貝錦首章。青蠅獨弔。觀雖輒舒紙染翰。輕陳肝肺。無任情激。不敢字。一諛。羈屑之士。進趨益難。書發之日。出柴扉。東面再拜。傾耳聽音。倍深兢戰。

與張宇侍御書

觀受性不敏。言事務直。侍御幕府俊選。屬城具瞻。不腆之書。深冀開覽。觀年十有八。再忝鄉薦。身未入洛。

家猶寄吳。心惟使氣。性不偶合。仗前輩奇節。振窮居清操。天下之事。能傾腹心。不但以董生下帷。蘇子刺股而已。觀於還瀆道跡。向歷數歲。蓬戶卻埽。侍親之側。其志未果。屈躬增修。竊見有被注淪濫官朱利。見前任此邑丞。腐儒孤官。繼受三命。無賴令史。一本有前字。削除名銜。裂其冠冕。奪其祿利。亡家既久。求食無所。危於累卵。急於倒懸。如何聖朝。有厥濫罰。每一念及。悲涕交注。觀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續以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已相遇。緩躡珠履。偕升蘭堂。飽之以嘉肴。醉之以芳醕。特賞才調。且憐義聲。仍謂觀曰。見足下高作。奇之又奇。良深靦面。一作容。敢不從命。其所上獨孤公書。兼錄呈上。惟少披觀。明不虛耳。頃者韓相國臨十數州。殺人不問罪。自用若無上。盡聚冤氣。夜啼枉魂。人人畏威。莫敢諷議。今尙書領藩翰之任。抱澄清之志。視民如子。龔上若父。寄公耳目。固宜竭誠。伏見太陽炎赫。砂磔焦鑠。旱魃作厲。農夫憂饑。直爲囚繫無辜之所致也。雖欲禱桑林。焚巫尪。亦將奚及。不如疏決滯獄。速宥疑罪。則歲稔國富。不期而至。觀所說是方伯政本。非豎儒之談。執事之人。用收采否。如理以爲當。言之可行。請馳一介之使。問三徑之客。卽荷衣蕙帶。以趨下風。必謂狂簡。終不惠顧。則退臥巖藪。俟有知己。翹足仰望。以聽指南。

代蘇上蘇州韋使君書

日月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蘇本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以免餒凍者。賴王公大人

相養耳。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慙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絀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紼維不安。仰天椎心。投血續淚。所言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蹙靡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彝舉家十口。兒女幼弱。皆小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會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細如螻蟻。一作細微。若螻蟻。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況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私達微誠。庶被知己。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儒夫。而後行令。自昔明主。設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且今王上何愧於堯禹。一作唐堯。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彝之失。寬彝之責。使得擢髮。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收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彝死罪死罪。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日月窮居布衣。李圖南有腹心事。上書郎中閣下。圖南聞書者。舒也。舒所憤蓄於人之心。禍福之萌。繫乎一言。郎中止水之鑿。不私秋毫。如川注東。不讓細流。圖南殺身之誠。去此誰告。是用端蓍龜。考吉日。進牘於執事。所尚拙實。不張游詞。郎中爲三復焉。圖南同學之生戴察。字彥衷。年二十二。蘇州人也。而有蘇州之稅司籍者。目之以爲僑戶。異哉書劍之子。而與農賈同貫。豈非常日闕明吏。以至於此乎。其人固窮自

立家無一缺一字一作老父垂白處妹未字湫底之巷蓬茨蔽身敝衣糲食丐貸取給累年徭賦非出諸已卽日數口憂擠溝壑重於一作官迫不聊有生郎中侯服王膳信有如是事者否耶郎中之始至也謀以息民布令曰矜老疾活艱困凡在庶物令趨其本於是鄉計之而白於縣縣審之而上於郡執事視之而疾首曰罔有不允乃條其年歲差與蠲放禹禹延頸情有所向爾時彥衷乃借人冠履佩人劍帶時步麾下啓區區心書訟其戶祈與降殺若何執事以爲不切之務棄而莫顧及再投狀狀無可投矣彥衷亦謂圖南曰我他年不言而今言者以韋公負天下人望當有解左驂之分也豈同絳灌之列哉不圖如羝羊觸藩進卻斯咎乃高嘆曰清源無增瀾安得連吞舟嘆聲未已淚亦隨注侍者改色浮雲爲陰因成沈疴月有餘日老親在側竟夕不寐一飲一食皆求諸鄰鬻無束芻室若懸磬圖南昨就相省杖而能起神緒淒黯絕無話言立未俄頃見有衣黃衣者排闥直入口稱里胥罵彥衷曰兩稅方斂何獨不納刺史縣令公知是誰俾予肌膚代爾擔責嘍嘍叫怒不容少安彥衷回惶若狂計靡從所其父諭之曰取爾常讀之書常撫之琴質於東西家南北家以其所質一作將以奉之無令來客貽我之戚彥衷唯唯乃獲一緡而與之及將去也仍誡之曰後所欠者必搯公喉唾雪而取辦於時蠶妾牧豎知爲之辱況圖南六尺之士乎圖南聞龜玉毀於楨中守者之過也缺一字而缺一字彥衷不獲其所郎中何以爲理人哉彥衷乾乾之子章句精意此士儒輩無居其先每秋鄉送皆爲賓首溫良敬簡殊有可紀郎中命世之傑合天縱才明

眸燭微。剛略定。猜刑賞之下。萬無一乖。甯令一彥衷肝腦布地。不知所階。悲哉。圖南聞士爲知己。死且不
忘。是用感激於左右。假手於執事。免彥衷之役。螻蟻之望。則決之矣。昔魏絳薄言。晉侯爲之稱過。李斯肆
辨。秦帝爲之復客。孫僑致誚。范臼爲之輕幣。江淹投筆。建平爲之側席。斯皆咫尺之素。以相寤也。今圖南
此書。亦望郎中有成績也。不願郎中空寒暄也。使圖南書事無實言。挾於妄。則立伏七首甘棠之間。以塞
深責。彥衷亦獲無咎。郎中慎勿恥葑菲之旨。克勤一作助。瞻聽。而捐其言。不爲之行也。謹遣隸人捧書跪獻。
圖南伏竢。咳唾不宣。圖南再拜。

李元賓文集卷五

請修太學書

草莽賤臣觀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敕崇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乎榱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籍。人懋廉隅。俗捐爭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澤滿一作澤通植物。利不浩哉。今嘗觀斯壤。甚不然。嗚呼。一作今觀斯壤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中。一作年禍難寔用耗息洎陛下君臨。宿弊尙在。執事之臣。顧不爲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與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於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如農郊。堂宇頽廢。一作室殿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下滄。旣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質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臬衡宣王猷。實四三六五之君子。閒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歲貢

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勤。無以申一作悟。元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奸。聖賊可凌。德聖德威一作透。不知其終。今觀執事臣之心。必以修學爲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聽哲靡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純風。而望海內雋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庇民之德。祚國之仁。可仰而巍巍一本無此五字。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遵之。無以增薦興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醜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宏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照。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遣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屋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空一作織錦一作婦一作之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爲社稷之謀也。設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在邊。一作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

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夫爲國者。亦猶理一人之身。京師人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而愈。今不齋神於心體。而竭資於四支。時變於外。氣殫一作虛於中。則爲不起之憂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源。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經邦於長久。熙載於登闕。願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速令職司。無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臣觀再拜。

貽先輩孟簡書

僕聞孔宣父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足下德非古人。何遽相賤。一作如。一及第。僕保之久矣。但與足下議其先後耳。僕長於江表。今未弱冠。自謂來者。晚遭知音。比見吳中人談足下。美不容口。僕外氏河南行軍司馬。舊曾與足下遊揚善聲。僕每懷殊節。不履常跡。立名委運。求友勝己。是以昨晝徒步。奉尋所居。將拜足下先丈人之靈。問足下不滅之戚如何。稱倦哭泣。輒安牀褥。辭以有疾。坐而誣我。人子喪禮。豈其然乎。僕躊躇愀然。頃乃能去。敬料足下雅度。必以所報之人云。僕貌不瓌傑。衣不鮮麗。前無高車。後無蒼頭。量僕爲區區進次之人。而默相造。若使有一俗士。煌煌輕肥。足下必投袂而起。何疾之稱爾。大丈夫當立天下。何取辱於足下之門。嗟乎。李生斯過也矣。且僕相造。重足下故。足下非禮見辱。以深貧交數公。貽僕不已。足下知無所曰乖攝。夜來計減。請垂加食。罔至毀性。雖未執手。惜虧前意。

謹封名紙以扞末分。書用直敍。拙而不文。日月某再拜。

報弟兌書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嗚呼。天難諶。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決志哉。但堅節不棄。躁機不來。競競而強。勉勉而爲。耳。於時顧逆旅而無聊。圖俟時而尙遐。發能遷之慮。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明。乘罷驢出長安。西遊一二諸侯。求實於囊。往復千里。投身甚難。殊不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關。土塞門民。犢榮戰陋儒。我見其將遣我縵胡。我見其士賦我從軍。向之之謀。暨感激心。卒無所開。祇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遇適戍。而宿。隨登陴而望。有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爲我言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武夫操戈。僵不得起。胡兵頽戮。寇罔於常。方言會候。人舉烽。我茫然謂戎來。遂夜奔。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愚與介并。直與諂遠。是用人不合。余余不合人。故身有負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略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譽宋玉。臧倉之疑孟軻。及我而三。奚足屑哉。然特苦者。旦暮之供。出處之虞也。而幸有一僕。賃之童。純義而誠。服事祇勤。備畜以給。余爲隸。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殮之廉。汗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阨窮。有愷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徐甲。老君去官。甲亦求去。夫孔老之道。於吾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從。

者之操。則何遠斯童乎。吁。我當獨歌而悲。客有造曰。子之窮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時。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童。何者。仲尼適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周而適。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爲。亦用其資。獨作恆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無廢日時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也。成我洪名。階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哉。我違養以來。不忘歸。歸而無名。爲親之羞。困而行之。窮苦日尋。俛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親之羞。歸不可也。念缺一字二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一朝。油然而思。衆恨長短。居人遊人。相屬之憂。甯同時哉。行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咏。閨乎無人。夜臥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也。難可縷陳。我書不稀。汝書亦新。異日兩至。同慰一身。豈不旨哉。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未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彌高也。二事並良。苟一可立。汝擇處焉。無乃不修。繫書黃耳。依依有遺。千萬孝涕。其兄云云。

邠甯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朗甯郡王張王一作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雍疆。威邁乎廣漠一作漢。聲凌乎一作德。平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蓋一作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展而咨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杖鉞總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朗甯之率一作卒。已杖誠而一作言。日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甯。足以厲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弗述之而已。

焉哉。越春王二月，河漸未流，東風始轉，優柔透迤，被公軍容。一作公曩奉詔親率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關外得專，亦大有所不專也。於是君一作軍吏之職事者，進復於麾。一作戲又作戲。下曰：舊以是日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數軍實，賚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一作練令辰，豁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開，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輿雷碾，翕乎萬民，輳平氏羌，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甯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爲行，東面向闕而再拜，如蒙上之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鋪，賚育之倫，列於公之宇，校師之士，次於公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刀戟交光，公於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殺，是日朗甯軍中一作是日無淫樂，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一作壯士之容，其餘管磬之譙，絃匏之繁，罔不合簡。一作節諧雅音，俾三軍之衆，毅其氣，和其心，羣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重銳，老疾謳吟，被化爲祥，虜趨爲擒，洪矣偉矣，朗甯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夫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碩其膚，蘇可以齊其情，故朗甯之饗士，兼以仁蘇。一作兼其威以和彼之饗士，獨以羶腥。一作從其羶以腥猗之哉，武有七德，朗甯其由二三焉。於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一作郊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甯之軍，惡羣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甯節度饗軍記。

詩附

贈馮宿

寒晨一作城上秦原。遊子衣一作意飄飄。黑雲截萬里。獵火從中燒。陰空蒸長烟。殺氣獨不銷。冰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時無青松心。願我獨不凋。

宿裴友書齋

臥君山窗下。山鳥與我言。清風何颺颺。松柏中夜繁。久遊失歸趣。宿此似故園。林烟橫近郊。谿月落古原。稚子不待曉。花開出柴門。

御溝新柳

御溝迥廣陌。芳柳對行人。翠色枝枝滿。年光樹樹新。畏逢攀折客。愁見別離辰。近曠章臺騎。遙分禁苑春。嫩陰初覆水。高影漸離塵。莫入胡兒笛。還令淚溼巾。

貞元八年宏詞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

淑節韶光媚。皇明寵錫崇。具寮頒玉尺。成器幸良工。豈止尋常用。將傳度量同。人何不取利。物亦賴其功。紫翰宣殊造。丹誠厲匪躬。奉之無失墜。恩澤自天中。

李元賓文集卷六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嘆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棲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

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卽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矣，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通儒道說

古今儒家多乘黃老，豈必乎天德，未必者道。上聖存於中，而外施訓。凡仁義信禮四者流於道，道外而流於道，以四化外，俱復於天下，爲義農，不道而上德，則堯舜並知至德，則不列於聖教，決無四數矣。凡駢行之爲仁，爲義，爲信，爲禮，并行之爲德。愈德臻靖一作爲道，故二爲儒之臂，四爲德之指。若忘源而決派，薨而掩其本樹，難矣。則沖虛利害於本末，然老氏標本，孔氏回末，不能尤過者，自中而息，豈前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清泊中，非典經與家風，鄙而窺外，俱達誼也。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一作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

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貳焉。夫人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貳焉。袁生恢恢然。哲哲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鄰。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韋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蓋是邦。生方尉於義興。褻然見嘉。乃殊常寮。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公荅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志。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南陽以大忠。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理百神。修廢繼絕。求舊惟新。生以尋南陽之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爲古人曰。賞延於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祀。宥一作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宏引。一作廳前軒。如暈斯飛。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爲記。韋公驪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爲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實始於今。謂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

弔漢武帝文井序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與築三山焉。飲露餐

霞希升汗漫。激流延石。用擬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羣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又處泉蛟龍不可。更居藪。玉兔莫延於旦。金烏莫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一其齒。不兼之兼。又理昭然。帝者宜本於觀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爲意者。可居於藪澤。以天下爲念者。可謀於朝廷。是以唐虞堯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於神仙有隔。林泉將朝市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況君子所以懽心屈體爲僕御。元元所以割膏割血爲飽暖。又非圖林泉而學仙也。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既觀永歸之地。彌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觀日月高明。有時虧昃。珠玉貞潔。不免瑕疵。徘徊路隅。興言而弔曰。赫赫兮炎靈降神。造漢秦楚。四葉重茂。翹英荐新。首出羣龍。卓爲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開未名之士。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何才有不周。事非所求。惟此帝謨。相夫仙道。魚處重川。一作獸居茂草。辨乎朝野。一作別以林泉。日由旦陸。月麗宵天。跡既兩分。理難齊剋。若死將生。猶南與北。貪臣王公。執掌者。可以勤萬機。欲升汗漫。逍遙者。可以爲匹夫。愛深宮祕殿者。可以垂旒纁。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乘景。激流貫都。苟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巢由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況夫小人唯唯。罔圖山水。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痛哉。前鑒孔彰。高臺深池。夫差以伐。尋山越海。羸

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爲乃辰。於一作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以臨燧炭。幾絕苞桑。反覆前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垢。暑往寒來。時移代久。吉壘將頽。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覩毫釐。或不見。皆將爲而不知。復知而故爲。嗚呼噫嘻。

高宗夢得說賦

以恭默思道帝
資良弼爲韻

殷之哲王。爲政是恤。夜分而寢。夢獲良弼。雖神悸而若驚。冀形求而勿失。爰徵營匠。刻乎獨見之真。乃俾庶僚。訪其唯似之質。當厥夢也。神馳無方。未訖永夕。如躋彼蒼。悅其神兮。以浮。偃其體兮。若亡。形接乃夢。斯人甚良。側身徘徊。於已之傍。將舉趾以趨附。又伸眉而抑揚。言霏霏而無瑕。目矍矍而有光。觀其儀。可用爲列辟之式。察其志。不獨稱百夫之防。升降咸若。周旋允臧。淑淑一作寂乎昭昭。旣寢不忘。斯后克明。承天之賚。謂濟川之器。而投足不濡。履大覺之端。而遊夢無闕。其中蕩蕩。其表曖曖。雖助用理於一人。實候清平於千載。於是武丁夢於宮。而上與天通。傅說築於外。而中合神契。持縉向老。諒殊渭水之涯。負畚將疲。久困傅巖之際。說匪丁而空山長往。丁匪說而大位斯替。如魚水之相因。保君臣之雙麗。惟說也策名歸主。惟丁也受命於帝。帝何言哉。邈以元造。陰推吉士。以佐有道。說之居兮。山之幽。雲峩峩兮。水浩浩。彼人兮。何斯。歟。中心兮。夢之。如渴兮。如饑。在茲兮。匪茲。一作如渴兮在茲。如饑兮在茲。想遺眷以索隱。撫空懷而嘆思。思之未得。端展沈默。其夢也則誠。其寤也則惑。其收之於野。而寄之以國。有唐時雍。上明下恭。君與之同日。臣與

之比蹤。事不惟舊。今之斯從。斐然成章。有媿雕龍。

鈞天樂賦

以上天無聲昭錫有道爲韻

異哉天地之樂。其可聞乎。美矣盛矣。神夫至夫。謂其有不見其有。謂其無不見其無。是惟德盛者能感。匪詞工者足愉。故昔秦穆之寐也。去乎人間。卽乎天上。豁如有遇。杳若無妄。太音嘈兮交作。上帝儼以延望。百神紛紜而齊赴。萬變合沓而殊狀。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背向。乃有地祇上謁。天仙下朝。奕奕翩翩。霓裳羽蓋之荐集。砰砰磕磕。撞鐘擊鼓之相鶩。舞之者傴僂而中節。歌之者洩洩而匪駘。其疾武足畏。其徐文足昭。遇之以神。殊季札之觀魯。樂而忘味。類宣尼之聽韶。是知窮深極厚。於何不有。罕究其真。莫尋其首。德聲及於無外。協氣積於虛受。駭矣乎。樂以和。和之至而天用作。天之神而樂克宣。其動也與元氣迭連。其靜也與太虛相全。噫乎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乘虛躡浩。乍如周文之夢。實異季路之禱。獲觀天樂之和羅。神工之擊考。是天之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三歎既退。方異六英。徒觀夫鏜鏘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幽爲之震魄。七曜爲之垂精。而莫識其曲。達其情。旣覺旣悟。如喜如戚。天樂之遺音在耳。天神之仿像猶覲。願何德而承之。受祉於天錫者也。

帖經日上侍郎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觀。長跪薦書侍郎座右。侍郎知小子也。侍郎方揚清上流。觀方委照下風。夫上流之清。

有源。下風之行無還。借之於人事也。有察之者昭昭。有昧之者元元。乃古人曰。離婁視千里。盲不見咫尺。得非然哉。用是越羣子之行。薦數字之書。排得喪之懷。登萬一之途。侍郎其或不見邪。其或悅也。得不言之而後退。言之而後進。安可空空而爲乎。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尙。是日也頗亦極思。侍郎果不以媿奪妍。不以瑕廢瑜。獲邀福於一時。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爲本。求以過差去留。觀去冬十首之文。不謀於侍郎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祖斬白蛇劍贊。報弟書。邠甯慶三州饗軍記。謁文宣王廟文。大夫種碑。項籍碑。請修太學書。弔韓弁沒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爲辭。辭訖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不知侍郎嘗覽之耶。未嘗覽之耶。觀嘗竊覽侍郎頃年詩一篇。言才者許以不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語言。是侍郎雅評掩於三賢矣。故觀今日以所到之文。謀於侍郎。不以帖經疑侍郎也。且昔聖人曰。後世罪我者以春秋。知我者亦以春秋。夫聖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猶以春秋爲言者何也。蓋以誼有所不加。道有所不拘。夫文人讀春秋。求旨歸。觀實忝爲文。不敢越。及來應舉。知有此事。意希知音。遇以特知。而有司多守文相沿。今遇侍郎。其特知乎。且侍郎曰。帖經爲本。本實在才。才不由經。文自謬矣。由經之才。文自見矣。本於是在。不在帖。是或亦所司以是實人。不然。其恥耳。今觀也。實在洛日。擊指揮。占往來。以侍郎爲文犀。以侍郎作靈龜。中之通者。不聞遺訓。兆之靈者。不聞宿夜。顧不復帖。聞洛迄今。先意知微。則兩至之慮。一意。

是恤幸甚幸甚觀再拜。

晁錯論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晁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卽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閒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旣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歔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於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厯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益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俾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其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

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書新刊李元賓文集跋

秦澹生太史刊家藏舊鈔本李元賓集。合陸希聲趙昂所編凡五卷。并取唐文粹、文苑英華等所有。而兩家失載者。爲續編一卷附其末。既墨於板。屬加覆勘。爲之卒業。而嘆太史之善於流傳古書也。蓋舊鈔字句每與英華所注集作吻合。洵稱精本。而續編亦全據集作。俾並存其真。又於相傳有誤。如云第五倫靈臺中。以章懷所引三輔決錄注證之。實倫少子頡事。不復易倫爲頡。恐此等乃元賓本文。轉因更正而有隱改之嫌也。太史所刊他書。矜慎類然。爰藉是發之。庶從事鉛槧者知所規則矣。夫元和顧廣圻題於石研齋中。

李元賓文集六卷。唐李觀撰。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貞元八年第進士。九年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子校書郎。年二十九卒。元賓與韓昌黎、歐陽行周同年登第。當時皆以能文稱於世。然元賓爲文刻意雕鐫。終未脫六朝蹊徑。與昌黎氏之所謂古文者。截然如堯眉舜目之不同。論者乃較短長於辭質之間。可謂不知其類。昌黎當日倡爲古文之學。同時學者競以返古求新力去陳言爲務。然皆不免毫釐千里之差。深窺其奧者。惟李習之一人而已。是編前三卷爲唐陸希聲輯。外編二卷爲宋趙昂輯。續編一卷爲國朝秦恩復輯。茲據粵雅堂刻本重加校訂。考其異同。其有顯然譌奪。卽爲補正。文凡四十九篇。其大凡已具於五卷之末。舊附詩四首。據本集上奚吏部書有放歌行一篇。與趙員外書有詩三十首。韓公與人書亦云。觀有別吳中故人詩六章。今皆不可見。然則詩之亡佚者多矣。光緒十年甲申六月二十七日。王灝謹識。

編主五雲王

編初叢集書叢

集文賓元李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李

觀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